

丹·
布朗
特别推荐

琥珀屋——二战期间神秘消失的“世界第八奇观”，
招致冤魂无数。这是一场智力的争斗，
在历史、传说与现实中往复穿梭……

史蒂夫·贝利 (Steve Berry) 著

齐宝鑫 周鑫 译

琥珀屋

The Amber Room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史蒂夫·贝利 (Steve Berry) 著
齐宝鑫 周鑫 译

琥珀屋

The Amber Room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琥珀屋/(美)贝利著;齐宝鑫 周鑫译. —沈阳:
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06. 5
ISBN 7-5382-7759-5

I. 琥... II. ①贝... ②齐... III. 惊险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908 号

A Ballantine Book Published by The Random House Pub-
lishing Company

The Amber Room Copyright © 2003 by Steve Berry

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llantine
Books,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, a
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本书由兰登出版集团 Ballantine 授权,贝塔斯曼亚洲出
版公司转授权,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
文简体字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
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。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640×960 毫米 1/16 字数: 250 千字 印张: 17

2006 年 7 月第 1 版

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 张国际 责任校对: 程云琦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版式设计: 南京展望

定价: 25.00 元

序 幕

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

1945年4月10日

他是集中营第八分营里唯一懂德语的俄国人，因此被其他囚犯称作“大耳朵”。他叫卡罗尔·鲍亚，但是从来没有人喊过他的大名。从一年前踏进集中营的第一天起，“大耳朵”就变成他的绰号了。这个绰号在他看来还有几分自豪，令他有一种深埋于心的责任感。

“你听到什么了？”黑暗中一个囚犯悄声问道。

他紧紧贴住窗户，身子顶在冰冷的窗框上，呼吸如游丝一般，消失在干冷阴郁的空气中。

“他们是不是又想找点乐子？”另一个囚犯问道。

两天前的一个晚上，那些守卫来第八分营带走了一个俄国人。那个人是来自黑海旁罗斯托弗的一名步兵，他比集中营里的其他人要来得晚一些。那天晚上，他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夜，直到一阵断断续续的枪声之后才没了动静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的尸体被血淋淋地挂在正门上示众。

卡罗尔将视线从窗框旁移开，向后瞥了一眼，说：“别说话，风声大得我都听不清了。”

营舍的床分上下三层，床上爬满了虱子。每个囚犯的床位还不到一平米。听到卡罗尔说话，一百多双眼窝深陷的眼睛齐齐朝他看了过来。

经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安静了下来。在这里，没有人激动，他们对毛特豪森的那种害怕早已变成了恐惧。他突然从窗户边转过身来，说：“他们来了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营舍的门转眼就被踢开了。一阵刺骨的寒风向屋里袭来，第八分营的随从警官霍默进来了。

“全体起立！”

克劳斯·霍默是纳粹党卫军。站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全副武装的纳粹党卫军。毛特奥森集中营所有的守卫都是纳粹党卫军。霍默没有携带武器，他从来不带那些东西。他身高六英尺，体形魁梧，肌肉发达，要防身自卫，凭此已绰绰有余。

“要志愿者，”霍默说，“你，你，你，还有你。”

鲍亚最后一个被叫到。他在想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夜里倒是死了几个犯人，不过太平间里还是空荡荡的。可能是得让人去清除一下那里面的气味，再刷刷地板，为第二天的屠杀做准备。那些守卫一般都呆在自己的营房里，围着铁炉烤火。柴火是让那些即将被处死的囚犯们砍来的。屋子里热气腾腾的。那些医生及其助手也在休息，为第二天的实验做准备。营里的囚犯在他们看来与实验室的动物没什么区别。

霍默逼视着鲍亚。“你！听明白没有？”

他没吭声，用目光回敬着这名守卫的逼视。这一年在恐惧中度过的日子让他深切地懂得了沉默的重要。

“没什么可说的吗？”霍默用德语问他，“也好，不过不说一句话你也得明白……”

另外一个守卫走上前来，碰了囚犯们一下，他胳膊向外伸着，肘上挂着四件羊毛大衣。

“大衣？”其中的一个俄国人低声咕哝。

囚犯是不能穿大衣的。被关进集中营时，发给他们的只有一件肮脏不堪的粗麻布衬衣和一条破破烂烂的短裤，都是些破旧东西，比赤身裸体强不到哪去。他们一旦被处死，这些衣服就被从死者身上剥下来，也不清洗，散发着恶臭就留着发给下一拨囚犯。守卫把大衣扔到了地上。

霍默指着那些大衣说，“穿上大衣。”

鲍亚弯腰捡起那捆绿色大衣中的一件。“警官叫我们把大衣穿上，”他用俄语解释道。

其他三个就照他说的也穿上了。

羊毛擦到皮肤有点疼，不过他感觉很舒服。好久没有这样暖和了。

“到外面去，”霍默说。

其他三个人看着鲍亚向门口走去。他们也跟了过去,几个人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霍默领着他们这一小队人踏着冰雪向营区主场地走去。一路经过那些成排的低矮的木制狱舍,可以感到阵阵寒风在呼啸。别看周围这些低矮的营舍,那里面被塞进去八万多人呢,竟比鲍亚的家乡整个白俄罗斯的人还要多,该是怎么个挤法,可想而知了。他不由得想: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个地方了。他现在似乎也已经没什么时间概念了,不过为了神智清醒,他还试图保持一点感觉。现在是三月底了吧,噢,不,应该是四月初,可外面还冰天雪地的。受这种罪,真不如一死了之,被处死也行。眼下,每天都会有几千号人命丧屠刀。可是对他,难道是命运的安排?注定他能逃过这一劫,离开这鬼地方吗?

那又是为什么呢?

就这样,想着想着便走到了主场地。霍默领着他们向左一拐走进了一个露天的广场。广场的一边是营舍,天哪!竟然比刚才看到的那一排还要多!另一边是集中营的厨房、监狱和医务室。远远望去,广场的尽头放着一个大辊,那个一吨重的钢家伙每天都会被拖着碾过冰冻的地面,夯实地表。他暗自祈祷,最好不是让他们来干那个烦人差事的。

霍默在四个火刑柱前停了下来。

两天前有个小分队被带到营区旁的森林里,鲍亚也是被选出的那十个犯人之一。他们那次伐倒了三棵白杨树,其中一名犯人砍树时弄折了一条胳膊,结果被当场处决。清理干净树枝后,树干被砍成了四段,然后拖回集中营,植在主场地上,有一人多高。不过,这些天来,这些柱子一直都还是光秃秃的。现在却由两名荷枪实弹的守卫看着。头顶上方炙热的电弧灯将干冷刺骨的空气变得有些浑浊了。

“你们先在这儿待着。”霍默吩咐道。

这位警官咚咚地爬上一段楼梯,钻进一间囚室。囚室门敞开着,黄色的长方形光柱从里面射出。一会儿工夫,四名全身赤裸的男人被领出来了。集中营的犯人大多是俄国人、波兰人和犹太人。奇怪的是:这四个人的头发并没有剃得像集中营的其他犯人那样,还是满头金黄。他们筋肉强健、行动也还算麻利。在他们脸上,也丝毫没有那种漠然的表情。他们的眼窝也不像其他犯人那样深陷、骨架也毫不消瘦。事实上,他们强壮有力,都是德国士兵。鲍亚以前见过这四个人。他们的脸就像花岗岩一样,漠无表情。像黑夜一般冰冷。

这四个人手臂垂在身体两侧,大步前行,一幅不屑一顾的神情。尽管外面寒

风砭骨，肯定已弄痛他们白晰细嫩的皮肤，但他们丝毫没有流露这种迹象。霍默跟着他们出了囚房，示意犯人向那几根柱子走去。“去那边。”他说。

四个一丝不挂的德国人朝着霍默所指的地方走过去。

霍默走过来，朝雪地里扔了四根绳子，对鲍亚下令道：“把他们绑到柱子上！”

鲍亚的三个同伴都看着他，不明白警官的吩咐。只见鲍亚弯下腰把那四根绳子捡了回来，他把其中的三根递给同伴，告诉他们该怎么做。他们各自选了一个德国人，那四个人还是赤身裸体、身子笔挺地站在粗糙的白杨木柱子前。这四个人该是因为什么冒犯了这些疯狂的家伙呢？鲍亚用那根粗糙的大麻绳将一个人的胸脯捆住，再将他整个人绑到柱子上。

“绑紧了！”霍默大声呵斥道。

鲍亚把绳索打了个大大的结，硬生生套在那人赤裸的胸膛上，把那个人又绑紧了些。这人始终神情泰然、毫不畏缩。当霍默朝其他柱子看去时，鲍亚赶紧低声用德语问那个人，“你们犯了什么事？”

那个人没吱声。

鲍亚紧了紧绳子，说：“他们还没这样对待过我们呢。”

“反抗抓自己的人也是一种荣耀。”那个德国人低声答道。

是呀，鲍亚想。这的确是一种荣耀。

霍默转过身来了。鲍亚于是又紧了紧绳子，最后打了一个结。“到那边去。”霍默又吩咐道。

鲍亚和另外三个俄国人遵照警官的指示走过去，他们踏过积雪，走到路上。为了驱散寒意，他把双手紧紧叉到腋下，两只脚来回动着。穿着大衣实在是太舒服了。他进集中营以来第一次这样暖和。自打进营以来，他的身份就被彻底剥夺了：取而代之的是右臂上被纹上的 10901 这几个数字，那就算他的代号了。而他那件破破烂烂的衬衣上面，左胸前的位置也被缝了一个三角形。上面的“R”代表他是俄国人。颜色自然也很重要。红色代表政治犯，而绿色代表刑事犯。画有大卫的黄星代表犹太人。黑色和棕色的则是代表战犯。

霍默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鲍亚向左边扫了一眼。

这里的电弧灯更多，将眼前的游行广场直至大门的这一段路照得灯火通明。门外那条通向采石场的大路则没入黑暗之中。总司令部的大楼就在栅栏的那边。大门开了，他看见一个身影闪进集中营。那人穿了一件大衣，长至及膝。大衣下面是一条浅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褐色的皮靴，头戴一顶浅色的军官帽。他的

大腿异常粗壮，两条罗圈腿迈着坚定的步子。他也是大腹便便，走起路来看不到脚尖，倒像是肚子在领路。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可以看见他削尖的鼻梁和明亮的双眼，从长相看好像不是那么令人厌恶。

片刻工夫，来者何人，就分辨得出了。

他是德意志国防委员会会长，德意志大帝国的马沙尔海军大将，普鲁士首相，德国议会发言人，德国空军将领，李希霍芬空军前任少校，也是最高领导人所指定的继承人。

他就是赫尔曼·戈林。

1939年，鲍亚在罗马时见过他。那时候戈林穿着一套鲜亮的灰色套装，肥实的脖子上打了一个深红色的领结。他的肥手上则戴满了红宝石首饰。左边衣领上别着一个镶满钻石的纳粹标志的鹰。当时，他做了一次态度克制的演讲，意在促使德国争得更为有利的国际地位。他问在场的人：“你们是要黄油还是要武器？应该进口猪油还是矿石？秣马厉兵会使我们更加强大。而黄油只会让我们变得肥胖。”结束演说时，戈林颇为激动，他承诺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德军将与意军并肩作战。鲍亚记得，当时自己洗耳恭听，但毫不为之所动。

“嗨，先生们，我想你们现在一定很舒服吧。”戈林用一种沉稳的语调对那四个被缚的囚犯说道。

他们几个都没应声。

“大耳朵，他在说什么？”一个俄国同伴低声问鲍亚。

“嘲笑那几个人。”

“闭嘴，”霍默低声呵斥道，“小心点儿，否则把你也绑一块儿。”

戈林径直站到了那四个德国囚犯跟前。“我再问你们一遍：还有什么要说的没？”

满耳只有风声呼啸。

那几个赤身裸体的德国囚犯已经冻得瑟瑟发抖了，戈林逼近鲍亚所绑的那个人跟前。

“马西尔斯，你该不会就想这么死掉吧？别忘了你还是一名军人，一名对我们最高领导人忠心耿耿的士兵。”

“这——与——我们最高领导人——毫不相干，”那个德国人浑身颤抖得厉害，他费了很大力气吐出来这一句。

“不过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效忠。”

“正因为这我才选择——死亡。”

戈林耸了耸肩,显得漫不经心,那姿势仿佛某些人考虑是否要再来一道甜点一般。他向霍默点头示意。这位警官立刻向两名守卫下了令,他们端起长枪,对准了被缚的士兵。另一名守卫则拿着四把长勺走上前来,并将它们扔在雪地上。霍默瞪着那几个俄国人,下令道,“给我把勺子装满水,站到这些人旁边去。”

鲍亚给另外三个同伴解释了警官的命令。他们把勺子捡起来,浸到了水里。

“别让水溢出来。”霍默警告他们几个。

尽管鲍亚小心翼翼,可是风大,水还是洒出几滴来。还好没人注意到。他回到他绑的那个德国囚犯旁,也就是那个叫马西尔斯的人。戈林站在正中间,在脱自己的黑色皮手套。

“马西尔斯,你瞧,”戈林对他说,“我在脱手套呢,我脱掉手套才觉得冷,就像你眼下全身皮肤正觉着的那样。”

鲍亚站得离戈林很近,他注意到,他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银戒指,上面凸显着象征武力的图案。只见他把右手插到裤兜里,拿出一块小宝石。它色泽金黄,就像蜂蜜一样。鲍亚看出来了:那是一块琥珀。戈林拨弄着那块琥珀,说道:“赶紧说出你们知道的秘密,要不然,每隔五分钟就往你们身上浇一次水。看你们说不说,要死还是要活就看你们自己的了。你们几个谁说都行。不过,谁说了,谁就能活命。然后让这几个可怜的俄国人中的一个去替他,你们还能拿回你们的大衣,再接着往这个人身上泼水,泼到他冻死为止。那该有多刺激!你们只用把我想知道的老老实实地给我说出来。好了,有什么要说的吗?”

没人回应他,一片死寂。

戈林向霍默点头示意了一下。

“泼!”霍默一声令下。

鲍亚按吩咐泼了,另外三个也照他的样子泼了。水浸入马西尔斯那金黄的头发里,又流到脸上,滴到胸部。水流到身上,冷得他抖个不停。尽管如此,这个德国人还是强忍着,没吱一声,仅仅是牙齿不停地打颤。

“说不说?”戈林又问了一遍。

空气像凝滞了一样,没有人应声。

过了五分钟,他们又泼了一遍。就这样二十分钟过去了,他们又泼了四次,几个德国囚犯的体温已经低到了极限。戈林无动于衷地站在一边,玩弄他手里的那块琥珀。过了几分钟,就又要开始泼水了。这时,戈林向马西尔斯这边走过

来，“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说出琥珀屋所藏的地方，就不用再受这种罪了。这可一点都不值得你去死呀！”他说道。

尽管已经冻得抖个不停了，德国人仍仅仅用目光回敬着戈林，这种顽强抵抗的精神让人顿感钦佩。鲍亚简直都有点憎恨自己了：怎么就做了戈林的帮凶，来杀害马西尔斯。

“你这个满口胡言乱语、欺世盗名的家伙，简直是猪狗不如！”马西尔斯使尽了浑身的劲儿，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使劲啐了一口唾沫。

戈林一个趔趄退回来，唾沫已溅在大衣上了。他解开扣子，抖了抖衣服，弄掉了那秽物。然后他掀开衣兜盖，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制服，那上面饰满勋章。“我是德国马沙尔海军大将，仅次于最高领导人。我是唯一配穿这身制服的人。你真是胆大包天，怎敢如此玷污它！马西尔斯，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老实交待我要知道的情况；第二，活活被冻死。就在这，一点一点慢慢地冻，那可有你受的！”

那德国人又吐了一口唾沫，这次是直接吐到制服上了。戈林站在那，竟然出奇地镇静。

“马西尔斯，算你有胆量！你的忠诚真是可歌可泣！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！你看看你自己，难道就不想暖和一点儿吗？坐到大火炉旁，裹一条舒适暖和的羊毛毯暖暖自己。”戈林突然过来把鲍亚拉到马西尔斯跟前。鲍亚勺子里的水不由地溅到雪地里。“穿上这件大衣该很暖和吧，你说呢？宁愿自己受冻，而让这个哥萨克人穿着大衣享受吗？”

这个德国人还是一言不发，只是在风中发抖。

戈林推开鲍亚，说：“马西尔斯，想不想暖和点儿呢？”

只见这位马沙尔海军大将拉开了裤子上的拉链，热腾腾的尿液呈弧线型射出，还冒着热气，浇到赤身裸体的马西尔斯身上，尿液流过的皮肤，留下黄色的痕迹。戈林拉上拉链，问道：“马西尔斯，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吧？”

“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，去死吧，你会烂在地狱里的！”

鲍亚也在心里骂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：他真是该死！

戈林冲上前来，狠狠地给了马西尔斯一个耳光，他那银戒指顿时划破了马西尔斯的脸颊，霎时间鲜血直流。

“继续泼！”戈林厉声呵斥道。

鲍亚回到柱子旁，往大勺里加满水。

这时，马西尔斯开始大叫了：“最高领导人，我们的最高领导人万岁！”他的声

音逐渐变大,另外三个被缚的同伴也跟着他一起高喊。

水就像滂沱大雨一般浇到他们身上。

戈林站在一旁看着,他简直愤怒到了极点,拼命地摆弄着手中那块琥珀。两个小时过后,马西尔斯冻死了,浑身上下都结着冰条。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,另外三个也死去了。而对于琥珀屋,他们始终只字未提。

第 一 部 分

雷切尔穿好法官袍,回到法庭上。她登上三级台阶,回到了自己已工作四年的橡木台前。墙上的时钟指向下午一点四十五分。她在想:自己从事法官这一神圣的职业有多长时间了。那是在大选年,选举结束前的两周,她在七月初选时击败了两个对手。那时候也曾传言有人要参加角逐,不过直到周五下午四点五十分才有人出现,带着参加竞选需要的近四千美元来。原本简简单单、毫不激烈的竞选怎么会演变成现在这样呢?用一整个夏天的时间来筹款和演说,这两种活动都让人不痛快。

《福尔顿日报》每年都要对当地高院的法官进行排名。过去三年里,她以远高于其他法官的办案效率与百分之二上诉率居于榜首。也就是说,她判案的公正与准确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。

她在长凳后找了个位置坐下,静静地观察下午的常规庭审工作。只剩下两件事情没处理了,其中一件是关于收养孩子的问题。她比较喜欢处理此类案子。案中那个七岁的孩子让她不禁想到了自己七岁的儿子布朗特。另一件案子是关于改名的简单案子。法庭不代表原告陈述。她特意把这一件安排在最后,希望到时法庭里人会少一些。

秘书把文件递给她。

她打量了一下站在原告席前的这位老人,只见他上着一件米黄色花呢上衣,下穿一条棕褐色的裤子。

“您的全名是?”她问道。

“卡尔·贝特斯。”他操着东欧口音回答说,声音中还带着几分疲惫。

“您在福尔顿县住多长时间了?”

“三十九年。”

“你不是出生在这个县的吗?”

“嗯,不是。我生在白俄罗斯。”

“那您是美国公民了?”

他点点头说,“我老了,今年已经八十一岁了,我这半辈子都是在美国过的。”

尽管问题与答案都与他改名的请求无关,秘书和法庭的书记员也都没说什么。从他们的表情看,他们似乎都能体谅这位老人此刻的心情。

“我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都是被纳粹杀害的。他们大多死在白俄罗斯。”

“您曾是俄国公民吗？”

“确切地说，应该是前苏联公民。”他摇了摇头。

“战争期间你服役了吗？”

“那只是在紧急状态下才服役的。那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，当时我是陆军中尉。战时被纳粹分子抓起来送到毛特豪森，在集中营待了十六个月。”

“移民到这儿以后你都做了什么工作？”

“珠宝商。”

“您向本庭提请更改姓名，那你为什么想改名，让人知道你叫卡罗尔·鲍亚呢？”

“那是我的乳名，我父亲给我取名卡罗尔，意思是‘意志坚强’。我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，刚生下来时差点就活不成了。在前苏联时期我曾为政府工作过。刚移民到这儿时，我就想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是想回归自己的本名。”

“您病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我也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。”

她看了看面前的老人，尽管随着岁月的推移，他的体型萎缩了些，可还是显得气度不凡。他有着一双深邃而神秘的眼睛，头发花白，声音低沉。“以您这把年纪，您看起来精神头儿很好！”

老人不觉莞尔。

“那您会不会通过改名来欺骗、逃避法庭审判，或是躲避债主呢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么法庭接受你的请求，您又能做回卡罗尔·鲍亚了。”

她在诉讼书的附件上签字后交给了秘书。从长凳边出来，她走到老人身边。

老人胡茬满布的脸颊上尽是泪水。她的眼睛不由得也湿润了。

她拥抱了他一下，温柔地说：“爸爸，我爱你！”

二

下午 5:45

鲍亚驶入车道，停好他那辆老爷车。他很得意，自己八十一岁了还能开车。

他的视力出奇的好，虽然身体的协调能力下降了，但仍然可以获得新驾照。他开车的时候不多，也走不远。有时候去杂货店，偶尔去超市，一个星期至少到雷切尔家两次。今天他只开了六公里到马特车站，在那里坐火车去法院参加改名字的听证会。

在亚特兰大大规模北移之前很久，他就在东北部的福尔顿县居住，至今已快四十年了。以前这里山上红土肥沃，森林茂密，山上土都冲到查塔努加河里。现在这里是商业区，高级住宅公寓随处可见，公路纵横交错。亚特兰大人口稠密，是公认的大都市，被指定为“奥林匹克东道主”。

他信步走向街头，查看路边的邮箱。这个五月的夜晚出奇的暖和，这对他的关节有好处。关节疼似乎预示着秋日将至，可恶的冬天也会随之而来。回家进屋的时候，他发现木质的屋檐该刷漆了。

二十四年前，为了有足够的现钱买新房子，他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。曾经的房产是一处较新的住宅区，现在街道两边的行道树已经长了二十五年，如今这里是绿荫如盖，清幽喜人。房子建成仅仅两年，玛雅，他深爱的妻子，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。癌魔来得太快，毫不容他喘息，就连道声永别，都不给他留下片刻。那时他唯一的女儿，雷切尔，才十四岁，面对诀别，坚强沉静。他那时五十七岁，却悲痛欲绝。想到自己要孤苦伶仃地度过晚年，他就不寒而栗。还好雷切尔总是常伴他左右。他为拥有这样一个好女儿而庆幸。

他步履蹒跚地走进屋子，几分钟后后门开了，他的两个外孙冲入厨房。两个孩子从不敲门，鲍亚也从不锁门。布伦特七岁，玛拉六岁。两个小家伙开始轮番缠着他，雷切尔也跟着他们进来了。“外公，外公，露西在哪里呀？”。玛拉问道。

“在窝里睡觉。还能在哪里？”四年前，这只流浪猫溜达进后院后，再也没离开过。

孩子们一窝蜂地跑到院子前面去了。

雷切尔打开冰箱，找到一罐茶叶。“你在法庭上有点情绪化。”

“我知道我说得太多了，但是我想到了爸爸，我想你认识他。他每天都在田里干活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我忽然想起我没有他的照片。”

“但是你又有了他的名字。”

“为了这个我要感谢你，宝贝。你知道保罗在哪里吗？”

“我的书记员告诉我，他在忙一个关于遗嘱的案子，脱不开身。”

“他干的怎么样？”

她呷了一口茶，“干的不错，我想。”

他端详着自己的女儿。她长得很像她母亲。珍珠般白嫩的皮肤，卷曲的褐色长发，深邃的绿色眼睛，透出女强人的干练和精明。对她而言，这模样也许太过精明了。

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还过得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，闺女？”他已经注意到了女儿身上近来的变化。因为漂泊不定，彼此间感觉日愈遥远，关系脆弱不堪。她面对生活的犹豫不决也让他心神不宁。

“别为我担心，爸爸，我没事。”

“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吗？”他知道她离婚三年来没有谈过一个男朋友。

“我哪有时间？照顾那两个小东西，还要工作，更别说你了。”

他不得不说，“我很担心你。”

“没必要。”

答话时她朝别处看去，也许她眼下对自己还缺乏把握。“一个人孤零零捱到老，总不太好。”

她好象听出了什么，“你可不孤单啊。”

“我不是说我自己，这个你知道。”

她走到水池边，冲了冲眼镜。他不想再让她难堪了，就走过去打开电视。屏幕上从早到晚老是美国有线的标题新闻。他调小音量，觉得非说出口不可了，“离婚是不对的。”

她满脸不快，打断了他，“你又要唠叨了。”

“别这么自以为是！你应该再试一试。”

“保罗可不想这样。”

鲍亚紧盯着自己的女儿，“你们都太骄傲，为我可怜的外孙想想吧！”

“这在离婚的时候，我已经想过了。我们在一起光是吵架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他摇摇头，“顽固不化，像你母亲。”也许是像他，这也很难说。

雷切尔用毛巾擦干手，“保罗七点的时候会过来，接孩子们回去。”

“你去哪里？”

“为竞选筹集资金，这对我来说这个夏天不好过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”

他开始注意看电视，屏幕上出现了山脉、陡峭的斜坡和岩石峭壁。那光景那么眼熟。屏幕下方的字幕显示斯托德，德国的字样，他赶紧把声音调大。

“签约方，百万富翁威兰德·马克考伊认为，德国中部的这个地区仍然是纳

粹的财宝的集中地。他的探险将从下星期开始,目标是曾为东德领土的哈茨山。如果不是东德与西德的重新统一,这一地区还依然是禁区。”画面转到满是树木的斜坡上狭窄的洞穴,“据信,二战末期,纳粹的战利品会在匆忙中埋在这些古老山脉下纵横交错的隧道里。这些洞穴的一部分也用来贮备军火,这就使情况变得更复杂,也使探险危险了很多。事实上,为了寻求珍宝,二战以来,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在这里丢掉性命。”

雷切尔走近来,吻了吻父亲,“我得走了。”

鲍亚将目光从电视上移开,“保罗七点来吗?”

她点点头,转身朝门口走去。

他立即扭过头来紧盯着电视。

三

鲍亚在等下一个半点播报,希望标题新闻能重复报道刚才的事件。他很幸运。在六点的半点播报接近尾声的时候,又播报了一遍威兰德·马克考伊也在哈茨山展开搜寻,寻找纳粹遗留下来的财宝的消息。

二十分钟后,保罗来的时候,他还在沉浸在这个报道中。随后他进了书房,将一份德国地图摊开在咖啡桌上。这幅地图是几年前在一家超市买的,替换了他用了几十年的旧德国地图。

“孩子们在哪儿?”保罗问道。

“他们在花园里浇水。”

“这下你的花园还能太平?”

他笑了,“花园已经很干了,没事的。”

保罗一下跌坐在扶手椅中,松了松领带,解开衬衣领口的纽扣。“你女儿告诉你她今天早晨把一个律师送进监狱了吗?”

鲍亚头也没抬:“他罪有应得?”

“也许吧,但她正忙于改选,不该干预这事。她那火爆的脾气总有一天会给她惹麻烦的。”

鲍亚看着自己这位前任女婿,“就像我的玛雅,转眼就会大发雷霆。”

“她也从来都听不进别人的劝。”

“这也是她妈妈遗传的。”

保罗笑了笑,“我敢打赌是这么回事。”他指了指地图,“你在干嘛?”